

三通考輯要

第一函
第十冊

文獻通考輯要卷十

山陰湯壽潛彙先編輯

馬序曰古之教者家塾黨庠序國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興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

學校考

太學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米廩有虞氏之庠序夏后氏之序瞽宗殷學
類宮周學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禮書曰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太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
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辟雍卽成均東膠卽東序瞽宗卽右
學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
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
學也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卽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
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卽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卽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也然則商之
右學則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
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邱之上而已成均頌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
更有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太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
則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太學居內故文王
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江陵項氏松滋縣
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
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卽學以藏衆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道士如行章

瞿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倣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卽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庠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

司徒脩大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肯以紂惡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之以禮樂冬夏教之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雷終身不齒 禮書曰鄉簡不率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爲易治膏粱之性爲難化以其易治故鄉

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 又曰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職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辯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以德詔爵此司馬辯論官材之謂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咸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間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樂書曰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教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者之造士則其才向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貴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

簡後於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

其序

又以其謂之郊人達之其猶在郊學也

尚書大傳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

踐大義焉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

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

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朱子大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

入小學而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至公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王制天子曰辟廡

詩靈臺於樂辟廡

朱子曰說者以爲辟廡大射行禮之處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泮宮

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於飛於彼西籬說者以籬爲澤

蓋卽旋邱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

江陵項氏枝江縣新學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諸侯

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方是時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獨於

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衆士之廩則其士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裘葛飲

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詳則以爲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拔水築宮爲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羣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漢興高帝尙有干戈未遑庠序之事武帝始興太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市有獄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 大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勵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王路廢而邪道興仲尼千七十君無所遇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儒術既誦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六藝從此缺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變滯請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謹與大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諸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

歲皆輟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事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輟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輟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名布諭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學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先公曰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之爲學官而復補卒史及郡國備員意輕可知 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師古曰射策者謂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 按此卽後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則是隱舉人之名以防囑託徇私此則似是隱問難之條以防假手宿構其欲示公一也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

昭帝舉賢良太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先公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宮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太學而補

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嘉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處不精

哀帝時置博士弟子父母死予甯三年

請處家持喪服

按漢時居官者實未嘗行喪禮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

宣謂修三年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注即文帝遺詔所謂也

宣方進皆爲相封侯猶不能捨去祿位躬行三年之喪而乃欲立此法以律從學千祿之士

乎

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班固儒林傳贊自武帝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

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注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爲之無選試之法中興以來始試而後用蓋既欲其爲人之師範則不容不先試其能否也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

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醜藉辯明經義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光武始建三廟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

備感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圖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上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盛於永平矣 蔡邕明堂論

曰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園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園視五國之事日闕出北園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闕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闕故周官有門闕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

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學焉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闕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按如豈說則古者明堂辟廡太學太廟合爲一所以朝以祭以教以養以射皆於其地東漢時辟廡以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以爲博士弟子授業之所析爲二處與古異要之太學與辟廡固不可析爲二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業亦豈二事哉

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

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堂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諸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軼博存衆家順帝永建六年繕太學更開拓房室凡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將作大匠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丙小者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廡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廡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

而頃者頽廢至於國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汝南南陽又有書諸坐嘯之議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尊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

渤海公族進階

公族姓也名進階

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公卿以下畏其貶議屢到門牢修乃上書誣

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曰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

建和初詔諸學生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後復制學生滿歲通經高第補吏其後綱紀驟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乃立三互法

詳見舉官門

黨人既誅高明善士多坐流廢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蔡邕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後又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梁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楊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按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僥倖承襲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鑑得失未聞孺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 先公曰鴻都門漢宮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學私學也學乃天下公而以爲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與爲列者則以爲恥公卿州縣之舉辟也必敷書強之人心之公豈可誣也明帝臨幸辟離自爲辯說已失人君之體章帝患五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決去聖久遠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是非於一言之間難矣哉鴻都之興蔡邕言之以爲章帝白虎釋義其事優大彼靈帝之童心稚識何足語此愚謂啟帝之私心者往往自白虎觀之稱制臨決始

獻帝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 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則所識日

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事業結童入學曰首空歸長安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憫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 先公曰漢祚至此時已如日薄桑榆人迫耄荒乃不自哀而哀者儒之不過邪

原四

魏黃初元年後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葺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諸生千數而諸博士率皆蠲疏無以教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正始中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

明帝太和二年詔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齊王正始中劉馥上言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一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

晉武帝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

惠帝武惠郡國 咸甯二年起國子學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伏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巾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置周禮左氏公羊穀梁春秋臣以爲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 征南軍司戴邈上言喪亂以來庠序廢廢議者或謂平世尙文遭亂尙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奪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如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從之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浸安請興學校帝從之乃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尙老莊儒術終不振 先公曰是時趙亦下書令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勅置大小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南北之學並興而江左雖微中原喪亂則自若也

太元九年尙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並修鄉校帝納其言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例皇儲而中混跡艾人情恥之詔雖襲納竟不施行

秦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又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

陽平公融坐擅起學會爲有司所糾高泰謂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不開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乎乃止

宋文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盧江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

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以張緒爲祭酒以國諱廢學先公曰齊高卽位之初求直言崔祖思以爲宜開文武二學使人依方習業優殊者待以不次是春置學秋以國哀罷曾不及歲江左之學校如此

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旣立省總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翦然更尙儒術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致堂胡氏曰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踰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他日又幸國子監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尙佛自天監改元卽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興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靡國破身隕爲萬世笑蓋始於此人主心術所尙可不慎哉

齊時師保疑丞皆貴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爲三老而乞言焉

天和元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永以爲式

隋文帝開皇中令國子寺不隸太常前代皆屬太常也

仁壽元年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又改國子爲太學 水心葉氏曰當時國子千數則所散遣者數千萬人豈不駭動史臣以爲其暮年精華稍竭致然時方遣十六使巡省風俗而詔以爲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爲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詔令州縣搜揚賢哲則云雖求傳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惟恐商歌長夜抱關夷門有意懇切且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則所謂精華將竭有所厭怠者亦未然蓋其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爲教使材者必由學舜周公之論是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於學則偃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則學之盛衰興廢蓋未易言也 先公曰劉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而帝不納由其不學故也牛奇章不可辭其責矣後盜賊羣起經籍道息炫亦饑死哀哉水心乃以爲帝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則廢之誠是歟